

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,网名“荷叶”,年过五旬,其貌不扬,心很善良,曾做过超市售货员和社区工作人员,“刘哥”的老婆,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,喜欢提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麻,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,经她娓娓道来,则令人捧腹,会心一笑。

李子与药

买了李子回家,给刘哥吃一颗最大的。刘哥在厨房里煮饭,我坐在客厅里,看着他在不大的厨房里跳来跳去。我问刘哥:“你晓得你啥子时候最好看?”

他挥舞着锅铲,自恋地说:“我随时都好看。”

我说:“不,你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最好看。”

脚拇指肿得像猪脚,不想动。吃饭之后,刘哥关心地说:“快点起来把碗洗了,我带你去卫生所看看。”

我抗议:“脚痛还喊我洗碗?”

他慢条斯理地说:“洗碗又不用脚。”我不想去卫生所看脚,因为我知道,脚上的鸡眼被我撕破皮了,感染了,医生肯定要给我开消炎药,“想到要吃药就心焦。”

刘哥冷冷一笑:“是啊,药哪里有李子好吃呢?”

烦人的午休

第二天中午,午觉巡视寝室,小胖支起脑壳小声说:“老师,我牙齿松了。”小娃娃应该是到了换牙时期。我伸过手去摸,“要不要老师帮你拔掉?”

他一下子就躺平了,捂了脸闭上眼睛说:“不,我睡觉。”

值班的高老师她们下楼练舞去了,因为等几天要表演节目,有个男孩子一直不睡,闹着要撒尿。扭不过,就让他去撒尿了,好几个同学都跟着去了。原指望他们撒尿回来之后乖乖睡觉,没想到,他们半点睡意没有,有个小朋友带头起哄学鸭子叫,他们就哈哈大笑,我喊他们好好睡觉,都不听,继续哈哈大笑,这边笑,那边和,居然有两个同学在床上跳过来跳过去,一副山中无老虎的样子。摔下来怎么办?我又急又气,冲了过去阻止他们。因为我的脚痛,走路一瘸一拐,引得小贾同学哈哈大笑,即兴吟了一首打油诗:“何老师,肥溜溜,走起路来,屁股一扭一扭。”

他的文采气得我血压狂飙,小朋友哄堂大笑,笑声似乎要震破房顶,场面近乎失控。我打了李老师的电话。

小贾又哀嚎,求求你不要打电话,何老师,你过来陪我,我要你陪我。他今天都这样骗了我几回了,我说打电

话,他就会安静两分钟,当然最多就两分钟,然后又带头闹腾,周而复始。

李老师上楼来,问哪个不睡?哪个睡不着?寝室里一下子又悄无声息了。

我的好运气在哪里

昨天晚上虽然开了空调还是辗转难眠,烦躁闷热,久久不能入睡。我就想,这台空调都十多年了,可能要坏了,制冷效果不好了。

黑暗中,我问刘哥:“咋个没有冷风呢?空调在转没有?”

他空过日子,每天晚上都会给空调定时,定时的时候,他都会开23℃。虽然说我抗议,但是抗议无效。

他说在转。可是一个晚上都闷热得很。今天早上起床,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空调遥控板。我的脑袋就嗡嗡嗡了。因为遥控板上显示的是:制冷29℃,中风。

一大早,把昨天换的衣服洗了,去上班,刚刚到幼儿园,就下雨了,越下越大,看样子要下一天。今天大一班一个老师请假,我去顶班。我去了,有个男孩子拉稀,拉了一裤裆。他脱裤子的时候,哗啦啦弄了一脚杆和一地,臭气熏天。他傻傻地看着我,没有办法,给他收拾了,赶紧弄来温热水给他洗干净,下雨天嘛,怕他感冒。

高老师开玩笑说:“大班同学拉在裤子里,千年不遇的事情,被你遇上了,你的运气好。”

我本来带了一把伞到幼儿园备用,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下雨。所以,昨天下午,我就把伞拿回去。刚刚拿回去,今天就下雨了。看见她们打了伞去端碗,我只有羡慕的份。

下班去买治肚子痛的药,看见维生素B在打折,药店工作人员说,这个维生素B吃了好,预防口腔溃疡。我就买了两瓶,回家吃了,第二天,我的舌头下面就开始长红点点;我继续吃,然后,口腔溃疡就越发厉害了。哪里是预防啊,简直就是助长嘛。

我的生活都没有一丝甜味了。抬头看天,天蓝云白,这一切好像都和我没有关系。我的好运气在哪里?除了茶几上姐姐送我的那瓶白芝麻,都没有啥子可以让我开心的了。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龙门阵

识字不多时,最开心的是冬天雪夜偎在热被窝里,抱着父亲温暖的脚掌,听他摆龙门阵。说西游,三国水浒,封神聊斋,天上地下,古今中外,听得如痴如醉。二爸偶尔从老家来我家,多是天黑才到,但我不愿早睡,傍着二爸坐在朗月下,似懂非懂地听他与父亲摆大人的龙门阵。四川方言里的龙门阵,既指完整离奇的故事,也指随意聊天的内容。

巴金《谈〈灭亡〉》:“至于杜大心失恋的故事,我在成都不止一次地听见人摆过这样的龙门阵。”巴金笔下的龙门阵,是故事。沙汀《夏夜》:“刷把头辫子顺手敲了那个年轻姑娘一下,装做气势汹汹地嚷道,‘既然回来一趟,人家都不跟我们姜代表摆几句龙门阵?——怎么这样傻啊!……’”沙汀笔下的龙门阵,指闲聊的内容。

据说,龙门阵本指唐代名将薛仁贵摆的一个作战阵法。《说唐演义后传》第二十五回《白袍将巧摆龙门阵 唐天子爱慕英雄士》:“薛仁贵当下吩咐:这一队在东,那一队在西,大老爷怎么长,大老爷怎么短,四子一婿多来听调,上南落北不敢有违一回,张总兵反被火头军调来调去,不上半天功夫摆完了。张环心中大喜说:‘看这薛礼不出,果然是个能人。你看此阵图,果然原像一座龙门阵,活像龙在那龙门内要探出探进的意思。’”龙门阵威力巨大,陷于阵中,非亡即败。五代时期后梁名将王彦章,骁勇有力,武功高强,一杆铁枪打遍天下少敌手,号称“王铁枪”。传说中,他最后就是被李存勖摆下薛仁贵创制的龙门阵打败、俘虏、砍头的。

隋唐时期,英雄辈出,英雄人物的英雄故事是民间最为喜爱的话题。明代开始,描述隋唐兴废争战的小说开始兴盛,到清代更为系统,《说唐演义全传》《说唐演义后传》《说唐三传》几乎家喻户晓。草根逆袭的故事,最容易吊起普通人“上进”的胃口,引发他们“发达”的梦想。薛仁贵由火头军变成大元帅,主要靠龙门阵这一阵法。说书人讲薛仁贵征辽、征东等故事,与他创制的龙门阵一样曲折离奇、变幻莫测。久而久之,说书人讲的那些精彩纷呈、波澜壮阔的故事,便被善于取巧、喜欢以偏概全的四川人谓之为“龙门阵”;然后扩展指天上地下、古今中外的神吹海聊;再进一步延伸为平常的聚伙聊天,谈玄吹牛。

四川人多说摆龙门阵。摆,有铺排义,显然残留着薛仁贵“摆”下龙门阵打败盖苏文的痕迹。有时也说吹龙门阵。吹,有夸张味,应该是指说书人拍着醒木天花乱坠地“吹”薛仁贵创制龙门阵的故事。但从来不说讲龙门阵、说龙门阵。讲太直白,说太平淡,不足以展示龙门阵之精巧、玄妙。



家懒外头勤

□朱文建

“家懒外头勤”这个意思好理解,就是在自家屋头懒得狠,啥子事都不做,当个甩手掌柜,用一句话来形容,就是扫把倒了都懒得扶起来。你说他懒吗?那也不一定,他在外头还勤快得很。

老王外号王壳子,经常给人吹牛提虚劲,我在屋头从来不得做啥子事的哦,基本上都是他们在整,哪个洗啥子碗哦!他还说,那阵开火三轮的时间,晚上一回切(去),婆娘就把酒倒好了,菜摆得巴巴适适。老憨就取笑他,哪个敢跟你操,壳子一个。老王说,真的哦,你还不相信,走我们去屋头看嘛!

老憨就不一样,只要人在屋里,基本上厨房就是他的天下,忙得团团转,洗碗都是大摆大摆的,拖地拖得憨扎劲。老王就洗他脑壳,你娃操得戡,男子巴沙的做那些家务,黄鼠狼拿来做啥

子?黄鼠狼就是老憨的婆娘。有一回,老憨去老王屋里喝酒,还真地见识了一回老王的家懒。老王买了些卤菜往桌上一放,就喊婆娘,把菜倒出来,我们两个先喝酒。又吩咐婆娘炒两个菜来,再烧个汤。他婆娘也是习惯了,做起这些事来毫无怨言。一边喝酒,老王一边又说起他的辉煌历史,得意洋洋地对老憨说,你看到没有嘛,就要这样子,我在屋头就是啥子都不做。婆娘上来就抽他底火,你在屋头当然是啥子都不做,在外头就吃得苦,勤快得很。说有一次他去朋友那儿钓鱼,那个人正在抠藕,他倒好,鱼都不钓了,跳到泥凼凼头就帮人家抠藕,糊得泥鳅一样,鼻子眼睛都没得了,不是家懒外头勤是啥子喃!老王解释说,朋友嘛,当然要表现一下了。婆娘又诋他,我们两个二十多年了,你咋个又不表现一下喃,我还不如

你朋友啊?老憨逮倒机会就狠批,老王,这个你就不对了哈,帮朋友那么扎劲,把自己婆娘弄来枷起(累起)。

老憨人勤快肯吃苦,在屋里当然是一把好手,反倒是黄鼠狼打起了甩手,吃了饭屁股一拍,说一声,我走了,就跟人压马路去了(散步),连碗都不收,更不要说洗碗了。老憨好多时候心里也火冒,才收拾干净,不晓得哪个又摆几副碗筷。他一边洗碗一边就发泄不满,灶台像个茅厕(sì)板板一样,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……黄鼠狼就洗涮他,喊你做滴点(一点点)事就叫叽歪歪的,不就是洗两个碗嘛,就把你累倒了?这么大一筒,洗两个碗当然不得累倒,可老憨不服的是,他好多事都做了,就洗碗不满,说他做了这滴点(一点点),这也太不公平了。黄鼠狼很难得洗次碗,老憨有时候喊她洗一下碗,黄鼠狼一脚就

把球踢了过去,你洗。老憨说,我算是白说了,又费马达又费电,还不如不说(指又说了话,又要做事)。

不过,在外头黄鼠狼就绷起勤快来,经常在人那里吃了饭,收拾洗涮搞吼了,没得半句怨言。前不久他们去舅子屋里,这舅子也是舍不得花钱去杀馆子,买了菜回来在屋头弄,动作又摸(慢),等得心慌。老憨要亲自上灶,快点吃饭,舅子高矮不要,哪个要你动手。快两点钟了才吃饭,十多个人一大桌子,都说舅子两口子辛苦了,黄鼠狼吃着饭就自告奋勇说,没来头,等会洗碗算我的。又冒了一句,我洗碗还是可以的哦。老憨听了心里就来气,当场就洗涮她,算了,你就是家懒外头勤,在屋头一个月都难得洗两次碗!